

泉州簪花帶火文旅「海絲文化」多元呈現

文苑英華

最近，內地一個十分膾炙人口的綜藝節目，以泉州為主題城市，製作一連兩集的內容。筆者身為泉州人自然也想蹭一蹭熱度，說說泉州的非遗。

說到泉州非遗，相信大家一定會聯想到「泉州簪花」。它的興起的確是頗為突然，因為這個非遗項目已經傳承千年，而且更在2008年獲錄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可是偏偏在近年火熱起來。

2023年女星趙麗穎的一組泉州簪花照，迅速在網上引來流量，帶火了蟬埔村的文旅產業。

不過，這只是一個「觸發點」，實際上形成這股熱潮的主要原因是：後疫情時代形成的本地文旅熱潮，以及國人對非遗的認知與認同越來越高。當然，泉州文化的深厚積澱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史載七尺男兒亦簪花

從非遗角度去說，簪花只是「蟬埔女習俗」的其中一個項目。事實上，它在「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的記名也是「蟬埔女習俗」，而「蟬埔女習俗」也同時在蟬埔、金崎、後埔、東梅等社區活態傳承着。

那蟬埔是一個怎樣的地方？蟬埔是福建省泉州市豐澤區的一條古老漁村，這裏的閩南漁女因為勞動需要，會穿着一組與別不同的裝束。她們會穿着方便日常工作的「大裾衫、闊腳褲」，而頭上就會戴着「簪花圍」頭飾。

簪花習俗在泉州可以說是女生的專利。但是，在宋代卻也是七尺男兒的「時尚單品」。《宋史·輿服五·簪戴》記載，大臣們流行「襖頭簪花」，謂之「簪戴」。當「郊祀」、「明堂」等禮節完成回鑾之時，「臣僚及扈從並簪花」，而且「官家」（皇帝）會按照大臣的品秩，賜以不同的花兒，像「羅花」、「樂枝」、「絹花」等。

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官宦士紳都以簪花為榮，升斗小民自然也樂於效仿。南宋畫家蘇漢民現存一幅畫作《貨郎圖》，畫中一個「貨郎」便是一名鬻邊簪花的壯漢，可見連市井小民也趕上這個風尚。無怪乎蘇軾老年之時，也不避俗眼，高呼「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吉祥寺賞牡丹》）。

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蟬埔既傳承了宋代的簪花習俗，更融入「海絲元素」，讓簪花習俗更加「泉州」、更加「蟬埔」。

「素馨花」來自海外

根據「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的描述，蟬埔女的簪花頭飾中常用的素馨花、含笑花、粗糠花，據說是宋元時期阿拉伯人蒲壽庚帶來移植於當地的，描述中的「素馨花」正是不折不扣的「舶來品」。

南宋黃岩孫《仙溪志》（1257年）記：「耶悉若（即「素馨」）花，始自番船載至，香聞百步，廣中種之，名曰素馨，轉而入閩」，清楚說明了素馨花是從海外商船（阿拉伯/波斯一帶）傳入。所以，「蟬埔簪花」正是「海絲文化」的多元化呈現。



●遊客在蟬埔村體驗「簪花圍」。

以，「蟬埔簪花」正是「海絲文化」的多元化呈現。

好了，說到這裏，少不免也要說說上文提及的「蒲壽庚」。他是蒲壽庚的兄長，而蒲壽庚正是令如筆者一般的「宋粉」咬牙切齒的人物。在南宋將近覆亡之時，「宋亡三傑」之一的張世傑帶南宋二王南下，並且要以泉州作為首都，繼續抵抗蒙古大軍。然而作為福建、廣東招撫使的蒲壽庚卻拒不接納，並擊退執意入城的張世傑軍隊。

其後，急於表忠的蒲壽庚更盡屠城內之宋宗室和忠於趙宋的官員。雖說蒲壽庚是阿拉伯人，不應用中國忠義價值觀來批判他，但是他既已接納成為宋臣，自當忠於宋室。（不過，時移易易，這也只不過是筆者作為「宋粉」的一隅之見而已……）

●葉德平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文化傳承教育與藝術管理榮譽文學士」課程統籌主任、「戲曲與非遺傳承中心」副總監，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文化專著。

華人遷徙東南亞 延伸中華文化

史話悠遊

今時今日，華裔在東南亞大部分國家都是一個重要的族群，雖然在國籍上未必與中國有太大關係，但他們的生活習慣、常用語言都與中華文化息息相關，甚至完整地保留了中國傳統的習俗禮儀，對中國人而言都是「自己人」。

回溯歷史，中國人向東南亞的遷徙最早可追溯到秦漢時期。這個時代廣東一帶已打通了與東南亞的海路交通航線，根據班固《漢書·地理志》記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

這段文字詳實記錄了漢代使者與應募者從廣東、廣西一帶出海，與東南亞國家進行貿易的盛況。漢武帝平定南越後，在越南北部設立交趾、九真、日南等郡，進一步促進了漢人與當地民族的融合，為後世華人社群的形成奠定了根基。

進入唐宋時期，隨着造船技術的進步與指南針的應用，海上貿易達到前所未有的繁榮。唐末黃巢之亂及宋元更替之際，大量難民、遺民與工匠為躲避戰火而遷往暹羅、真臘及南洋諸國。

移居華人被尊稱為「唐人」

由於唐朝國力強盛，這時期移居海外的華人被當地人尊稱為「唐人」，這一稱呼沿用至今。當時的移民多以商人和工匠為主，他們帶着先進的生產技術，在蘇門答臘、爪哇



吉隆坡陳氏書院

建築規模、結構及布局參考廣州陳氏宗祠（陳家祠）建造，融合宗祠與家廟的功能，廣泛運用陶塑、木雕、石雕、彩繪等傳統工藝，具有典型的廣東建築特色，是嶺南文化於海外生根發芽的藝術實例。

等地形成了早期海外華人社群的雛形。

明清兩代則是「下南洋」的最高峰。明代初期，鄭和下西洋進一步開拓了航路，華人在蘇門答臘島和爪哇島已建立起穩固的社區。到了17世紀中葉，清軍入關引發的政權交替，迫使大量廣東、福建籍人士為生存或政治避難遷往暹羅、柬埔寨及越南。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晚清局勢動盪，加上西方殖民者在東南亞開發礦業與種植園，對廉價勞動力（苦力）的大量需求，不少人被「賣豬仔」到南洋，引發了規模空前的移民潮。閩南、潮汕、客家及廣府人士成為這股浪潮的主力。

《清朝文獻通考》曾描述華人出洋的情形：「閩、粵兩省，地狹人稠，生齒日繁」、「貧民趨利若鶩，或販洋海外，或傭工異域」。這段悲慘歷史，反映出當時嚴峻的經濟壓力，迫使先民飄洋過海尋求生計。

中華文化在東南亞的落地生根，對當地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經濟方面，華人移民憑藉勤勞與熟練的

商業技能，在礦業開發、種植園經營及商貿領域發揮了關鍵作用，對馬來西亞、泰國等地的現代化城鎮建設貢獻卓越。

在文化方面，移民們通常以宗族為紐帶，在當地建立同鄉會館與宗親會，不僅維繫了族群的凝聚力，也將傳統的民間信仰、節慶習俗以及閩粵建築風格帶到了南洋。

隨着時間推移，特別是二戰後東南亞各國紛紛獨立，這群移民逐漸從「華僑」轉變為「華裔」，正式設籍並融入當地社會。然而，他們並未丟棄自身的文化根脈。今日在馬來西亞、泰國及印尼等地，儒家價值觀、中式餐飲文化、漢語教育以及對傳統節日的重視，已成為當地多元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種融合並非單向的同化，而是在尊重本土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具有南洋特色的中華文化延伸。

●羅展恒

資深文化工作者，從事新聞及教育工作多年，曾主理公民科和通識科相關網站及參與教科書出版。

文自由戲

看門人亦是主角 平凡處自有光芒

開時追劇，最能撫動人心的，往往不是一路高光、掌聲不斷的核心主角，而是劇中那些默默扎根、溫柔自持的小人物。近日看《主角》，最令我回味再三、心生敬意的角色，並非站上舞台巔峰的戲台名角，而是一生低調守藝、執心不渝的苟存忠。

他曾是風光一時的秦腔好手，歷經行業起落、人事滄桑，終於落得劇團門衛的平凡崗位。半生絢爛歸於平淡，一輩子甚少擁有屬於自己的聚光燈，看似只是劇情裏的襯托配角，卻以畢生風骨，活成了最動人的「人生主角」。絕大多數人的人生，終究歸於平凡。無論職場浮沉、世間度日，我們多是默默做事、襯托他人的尋常角色。日常常羨慕風頭正盛的成功者，習慣以曝光度、名氣高低定義成敗，卻慢慢遺忘了：真正的出彩，從不在舞台地位的高低，而在內心是否篤定、行事是否踏實。苟存忠的一生，正詮釋了這份最樸素的人生真義。

苟存忠最可貴的特質，是始終如一的专业敬業心。他看盡戲班的名利紛擾、人情冷暖，卻始終不隨波逐流。他一生信奉「戲比天大」，這從非空泛口號，而是落實在日常點滴的執著堅持。縱使後來身居低位、終日與瑣碎雜事為伴，他依舊身端正、舉止有度，牢牢守住藝人最珍貴的尊嚴與底氣。

身邊人大多以為身段、唱腔、台步的細節無須過分計較，凡事應付得體便足夠，唯獨他從不敷衍、絕不將就。在人人急於求快、求名、求利的浮躁環境裏，他不鑽營、不攀附、不怨懟，甘願遠離紛爭喧嚷，獨守一方對戲藝的赤誠熱愛。為保全劇團資產、守住秦腔藝術的根脈，他願無私捨棄、默默擔當，這份低調厚重的情懷，格外動人。

主角在台前 風骨在幕後

對照日常俗世，更能看見這份堅持的難能可貴。現今社會講求效率、追逐結果，不少人做事只求草草交差，學習淺嘗輒止，工作敷衍應付。日復一日，內心便沾染浮躁，失去深耕一事的耐心，也耗盡專注做事的踏實。反觀苟存忠，即使早已離開閃耀舞台，依舊開時揣摩技藝、時時自省精進，一輩子執一藝、守一心。平凡人之所以能夠閃光，從非倖得而來，而是日積月累的自持與堅守。

更令人動容的，是他身為前輩的通透格局與溫柔善意。他深知自己年華老去、藝術巔峰不再，卻從不將人生的遺憾化為消極怨氣，反而把畢生熱忱，全然化為提攜後輩的溫暖力量。當劇團上下皆不看好出身卑微、資質平平的易青娥，唯有他看透璞玉蒙塵，看見少女體內潛藏的天賦與韌勁，執意悉心提點、用心栽培。

他的教導，向來嚴慈相融、剛柔並濟。習藝磨練之時，身段有誤、唱腔有偏、氣息不穩，分毫差錯都會被他嚴厲指正，絕不姑息鬆懈。旁人解，以為他過於苛刻不近人情，殊不知真正的成全，從非無底線的溺愛縱容，而是為後輩紮穩功底、築牢初心。寧可讓學徒年少吃苦磨礪，也不願他日技藝有缺、立身無底。

這也讓我頗有教學感觸。日常育人路上，我們常怕嚴格招來非議，怕督促引來反感，於是漸漸變得寬鬆隨緣。可真正的引路人，從來都是默默托舉、甘當基石之人：外表嚴肅克制，內心溫柔體諒；不爭眼前掌聲，只願成全他人成長。苟存忠耗費數載光陰傾囊相授，默默為後輩遮風擋雨，親手將無名少女送上璀璨舞台，自己卻始終安於無人注目之隅。

劇末，他倒在心愛的舞台之上，以最深情的姿態，完成與戲藝相伴一生的最終謝幕。這一輩子，他從不是劇作的核心主角，卻是整部戲最穩重、最溫暖的底色支撐。

細想人生，我們從不必執著於爭搶鎂光燈下的「C位」。舞台主角，靠燈光與劇情加持；人生主角，靠本心與修為立身。世間多數人，都是默默盡責、認真度日的普通人：堅守匠心的從業者、甘於成全的長者前輩、踏實生活的市井凡人，沒有耀眼光芒，沒有轟轟烈烈的際遇，卻始終以善良立身、以認真處事、以溫柔待人。

看這劇令我豁然明白：所謂圓滿人生，並非站上高處被萬人仰望，而是縱使身處平凡煙火，仍能守住初心熱愛、守住為人底線、守住待人善意。

甘當綠葉，從不等於平庸無為；低調堅守，亦是另一種璀璨人生。在紛擾俗世中守住一顆純淨執著的心，認真過好朝夕、用心做好每件事，每一個用世尊、溫良自持的普通人，都是自己生命裏最珍貴的主角。

●龔澄 資深中學中文、中國歷史科老師，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教學經驗豐富，曾出版多本暢銷中文、中國歷史參考書。

《大衍曆》歷經三載實測編制 推動天文學進步

文化淺談

一行，本名張遂，唐代魏州昌樂（今河南南樂）人，曾祖是開國功臣鄒國公張公謹。張遂年少時已非常聰穎好學，博覽群書，後來撰寫了《大衍玄圖》，名動長安，得到「當世顏子（顏回）」的美譽。權臣武三思很想和張遂結交，但張遂不願攀附權貴，為避開糾纏，決定前往嵩山嵩陽寺剃度為僧，法名一行。

開元九年（公元721年），唐高宗麟德年間李淳風所編制的《麟德曆》因幾次預報日食都不準確，引起唐玄宗不滿。《麟德曆》已沿用了五十多年，誤差愈來愈大，需要改革曆法。唐玄宗下詔遍選天下精通天文學及算學的人才，希望編制一部新曆。有朝臣推薦高僧一行，於是唐玄宗詔令一行負責主持制訂新曆。

為了修訂曆法，一行首先對天文現象進行認真的觀測和研究，與時任率府兵曹參軍的天文儀器製造家梁令瓚及工匠共同創製了一架黃道游儀。黃道游儀在觀測天象時可以直接測量出日、月、星辰在軌道上的坐標位置。一行用它更準確地研究日月運動，並且測定了恒星的位置，首次發現恒星位置與古

代所測有顯著變化。

開元十二年至十三年，在一行的指導下，唐朝全國北起北緯五十度的鐵勒（今俄羅斯貝加爾湖附近），南至北緯十八度的林邑（今越南中南部），共設立十三個觀測點，分別測量了北極高度和冬至、夏至、春分、秋分這幾天中午的日影長度。測算中，以太史監南宮說人在河南所作的一組觀測最有成就。根據觀測所得數據，一行測出北極高度相差一度，南北距離就相差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約166.14公里）。

推翻蓋天說 確立渾天說

這是世界上第一次測量子午線的長度，比阿拉伯人早了近一百年，具有極為珍貴的科學價值。這次測量糾正了《周髀算經》關於「王畿千里，影差一寸」的錯誤計算公式，完全推翻了蓋天說，繼而確立了渾天說，是中國天文學的一大進步。測量還發現恒星位置與漢代觀測相比有一定變化，比英國天文學家哈雷在1718年發現恒星自行早了大約一千年。

開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經過三年實測工作，新曆法《大衍曆》完成制訂。這部曆書共有五十二卷，因依《易象》大衍之數，

故取名《大衍曆》。該書結構嚴謹，內容豐富，體系完善，是中國曆法史上的偉大里程碑。由《大衍曆》製作的通用曆書，隨即頒行天下。開元二十一年起，朝鮮、日本也採用了《大衍曆》。

除了在天文學和曆算方面的成就，一行在佛學上也有很大建樹。一行離開嵩山外出遊學的過程中，凡是當時大德名僧所在的寺院，他都前往拜訪求教，史傳稱他「三學（經、律、論）名師，罕不諧度」，由此奠定了豐厚的佛學基礎和素養。

自漢代從天竺（今印度）傳來的佛教，經過漢代和魏晉南北朝的長期發展，到唐代逐漸完成中國化，並且演變出眾多教派，如天台宗、華嚴宗、禪宗、淨土宗、律宗、法相宗、三論宗和密宗等，其中一行與密宗關係極為密切。

開元年間，一行撰寫《大日經疏》二十卷，後來成為佛教密宗的宗經。一行又曾師從高僧金剛智學習密教大法，並受金剛智灌頂。一行先後受善無畏的胎藏界密法、金剛智的金剛界密法，成為密宗兩部密法的傳法師，被後世尊為密宗的重要祖師之一。

●龔潤 資深中學中史科及中文科教師，從事教學工作三十年。